

## 编者寄语

N岁月

《来与不来，心向大河》，阿来与黄河的相遇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。

在行走中，阿来不断汲取灵感，记录着黄河的故事。阿来的散文常将自然、生命与文化相融合，充满诗意哲思与对土地的深情。

《行走在篁村》，如同踏入一幅诗意图卷。村名取自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诗句，古朴而雅致……

融入旷野，在行走中记录生长。行走，是脚步的移动，亦是对传统文化的探寻。

每一块青石板，每一间老屋，皆是历史的记忆。

当我们漫步其中，仿佛能听见古人的低语，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怀。

在这样的行走中，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，文化的根脉在心中生长。

反观人生，亦是一场行走的旅程。

有人如岳不群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最终迷失自我；有人似楚留香，追求多元化的目标，活得自在洒脱。

这让人想起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。

在人生的旷野中，我们不应被功利所束缚，而要保持一颗自由而纯粹的心，在行走中不断探索、成长，记录属于自己的篇章。

融入旷野，行走四方，是风景的观赏者，亦是生命的记录者。

是青瓦白墙间的一抹斜阳，是宣纸上晕染的淡墨，是竹简里镌刻的深情。

且将这份绵长心意，寄与清风明月，藏于岁月深处，待时光漫卷，自有一番暗香浮动，诉说着千年未改的人间至情。

在与自然的交融中，在对文化的追寻里，在人生感悟中，不断成长，不断蜕变。

以脚步为笔，以心灵为墨，在人生广袤的旷野上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生长故事。

足音叩响山河脉络，让生命在跋涉的诗行里，凝成熠熠生辉的永恒印记。

“阿来老师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际践行者。”石舒清在阿来离开宁夏之后这样说。

阿来到宁，于我而言，似乎是上天的安排。

算上这次，我和阿来有过两次照面。好事成双是中国人的彩头。我的内心掀起波澜。

第一次是在北京。

5·12汶川地震发生前一个月，是我在鲁院入学的第二个月。学校组织学员观看“百老汇”经典剧目《芝加哥》。现场观看演出的还有王蒙、阿来等。演出结束，我走出剧院，打算上车回校，突然发现剧场外被学员围着合影的阿来，还有另外一些作家，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

我不想错过机会，挤上前去与阿来合影。那时候刚流行数码相机，拍照不论水平，基本保险。那个时候的阿来年轻英俊，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，眉弓之间的那颗痣格外亮眼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：如果我也能像阿来一样，在眉弓之间拥有一颗痣，那该多好！说不定，哪一天，这颗神痣能助我写出像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的作品。

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，这使得当时只有41岁的阿来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。

遗憾的是，那一年，30岁的我还没有写出过一本著作。

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

我与阿来第一次见面的第十个年头，阿来写出了《云中记》。而我还在每年发表两三个短篇之间沾沾自喜。

《云中记》讲述的是5·12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藏族村落的整体搬迁过程，以及村中的祭师在安抚亡魂的过程中找回内心安宁的故事。实际

## 来与不来，心向大河

□ 张九鹏

上是在构架汉藏文明的叙述宇宙。

2023年，我看到《收获》杂志上阿来的《万物生：炉霍行记》，第一段就吸引了我的眼球：“登上了第二级台阶。不是建筑物的梯级，而是河流阶地。地理学上的定义是河流下切，在两岸造成的阶梯状台地，一级两级以至三级四级，阶地越高，地质年代就越古老。二级三级河流阶地，往往是最古老人类栖居之地。”

这些文字既科普又文学。它是我要的范本。

这一年，宁夏作协报告文学学会成立，我开始谋划宁夏纪实文学的未来，想找一位大家来宁夏作家指点迷津。

阿来的散文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恰好是一部“融入旷野，在行走中记录生长的故乡”的作品。这符合我的理念。

我在微信朋友圈推送了阿来的《万物生：炉霍行记》。写道：阿来，来宁夏。多好。

这是一种期待与自信之间的抽签，像开盲盒一样，成功与否，仪式感拉满。

阿来来自与不来之间，我为自己，也在微信朋友圈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。

文友调侃：来还是不来？我说：来与不来之间。随后送上调皮的表情。

现在看来，已经没有阿来不敢去的地方了。这既是现代散文的选择，也是纪实文学背负的使命。

说迟不迟，说快不快，阿来了。

我给石舒清老师发短信说：“阿来老师提到你的小说改编影视的情况，实在不易。”石舒清看到后，回复我开头的话。

岂不闻光明如骏马加鞭，日月如落花流水。

今年，阿来66岁。我一晃50岁了。

4月22日，阿来带来新作《大河源》。《大河源》

写的是黄河，与一般写黄河的书籍不同，它写的是黄河上游，青海、四川、甘肃流域。阿来历时三年溯黄河采风，徒步考察青海曲麻莱至山东东营全程，新作《大河源》以人类学视角重述黄河文明史诗，被学界誉为“一部行走的流域精神志”。

“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，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。”阿来在“书香中卫·黄河九曲望中卫”——4·23世界读书日作家见面会”开篇说。

阿来平素寡言，并不与周遭迎合，但只要他登上讲台，便像换了一个人，那一方讲台成为阿来遨游天际的飞船，带你俯瞰博大的中国。

他为何要写黄河。又为何先写黄河上游。阿来说，大自然是最直观的课堂。要读懂黄河，读懂古人，边走边写是今人最好的方式。西部的多样性、生活和生产分布的多样性是西部生命多样性的体现。黄河是西部的骨架，多民族的人文与历史地理的多样性是肉身。

古往今来。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抒写盲区，这个盲区在于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那个白云之间，那个浩渺无际的雪山、草原、峡谷，淹没了我们对黄河细部的认知。而我们对黄河的上游更是在这种误区中缺乏了解。

阿来的签售环节吸引了众多读者。我现场录制的视频同期声把这支队伍称呼为“阿来的粉丝”。现在想来是轻浮的定义。因为，就在阿来离开中卫的第二天参加“南昌读书会”现场时，阿来说的一句“文学需要读者，而不是粉丝”激起千层浪。

有人拍手称快，认为这是对流量时代“文学快餐化”的清醒批判；也有人揣测其暗讽近期获得人民文学奖传播贡献奖的董宇辉，质疑作家是否在“瞧不上”直播间里为情怀买单的消费者。

这场争议背后，不仅是文学与流量的碰撞，更折射出当下文化消费的深层撕裂。

而当天中卫的读者显然超出了“粉丝”的范畴，他们不只是阿来的一本签名书而来，更为阿来的作品而来。比如，现场采访时，我了解到一位女士读过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，更别说阿来作品《尘埃落定》在读者心中拥有的位置了。

我想，无论阿来来自与不来，他的作品早已来到读者心中。多年以后，依然是读者在接续传力。

下午，我陪阿来去沙坡头沙漠营地与星空酒店。他望着沙子与沙子之上的建筑，只是拍了些图片，很少发表看法。随后，阿来微微点头说：“治沙是中卫的奇迹，我还是喜欢有麦草方格。”

阿来前往腾格里沙漠，实地考察麦草方格治沙成果。在沙漠中，他时而半跪在地，专注地拍摄着那些顽强生长的沙漠植物，时而蹲下干枯的沙本植物，捏在手上搓揉着，还凑近鼻子细嗅。陪同人员在一旁，为他讲述着治沙经验以及各种沙漠植物的独特情况。无论是身处广袤的沙漠，还是伫立在黄河之畔，阿来先生都少言寡语，仿佛沉浸在对中卫与沙漠、黄河如何和谐共生这一宏大命题的思考之中，思索着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一篇壮丽的大文章。

在有风的旷野行走。四月的风裹挟着细沙轻轻掠过每个人的头发，黄河水带着泥沙浑浊地流淌。户外的阿来把这一切看得如痴如醉。

阿来说：“黄河从中卫开始，认认真真制造出了大大小小的平原，为农耕文明提供了基础。这也是我继续书写黄河的理由。”

我问阿来：“这么说，您还要来宁夏。”

阿来幽幽淡淡说了一句：“来与不来，我已心向大河。”

篁村，位于江西婺源，有人这样评价它：“如一位不施粉黛的淳朴少女……”

未进入古老的村落，就闻得村名取自王维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诗意。篁村人多姓余，历史更是耕读传家，文风昌盛，人才辈出。

进入篁村，只见小小的村落坐落在大山的怀抱中，绵延的山脉，在这里三起三落，当地人称为“三台地”。古时有歌曰：“大三台、小三台，重重叠叠滚下来。牛鼻穿田宰相地，三盆金果累点元。”

村子里的巷道是用青石板铺就的，平整而整洁。喜欢慢慢地走在青石板上，低头可见青苔翠绿，村子里保留了古老的官邸、街巷、石桥，仿佛穿行在静谧的时光里，一切喧嚣远去，诗意图古香古韵。

我最喜欢篁村的水口，水口处有一座雅致而古朴的石桥，名为：“大夫桥”。大夫桥始建于宋代，桥两头为石砌的桥墩，廊亭四柱三间，有美人靠座凳。走到这里，可以凭栏看风景，也可以悠闲地坐下来，此时，天地、山峦与我们融为一体。桥两端门额上题有“凤鸣篁墅”“鹤和松林”，古朴而充满韵味。过往行人可以在村里看风景，也可以纳凉聊天，读书下棋。

沿溪边青石板路前行，有一棵千年罗汉松，盘枝错节，苍翠如盖。只见这棵罗汉松，树干中空，遒劲曲折。虽已经老态龙钟，但依然开花结果，它的果实就是有名的罗汉果。每到果实成熟的时候，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爬到树上，去摘罗汉果，看上去喜气洋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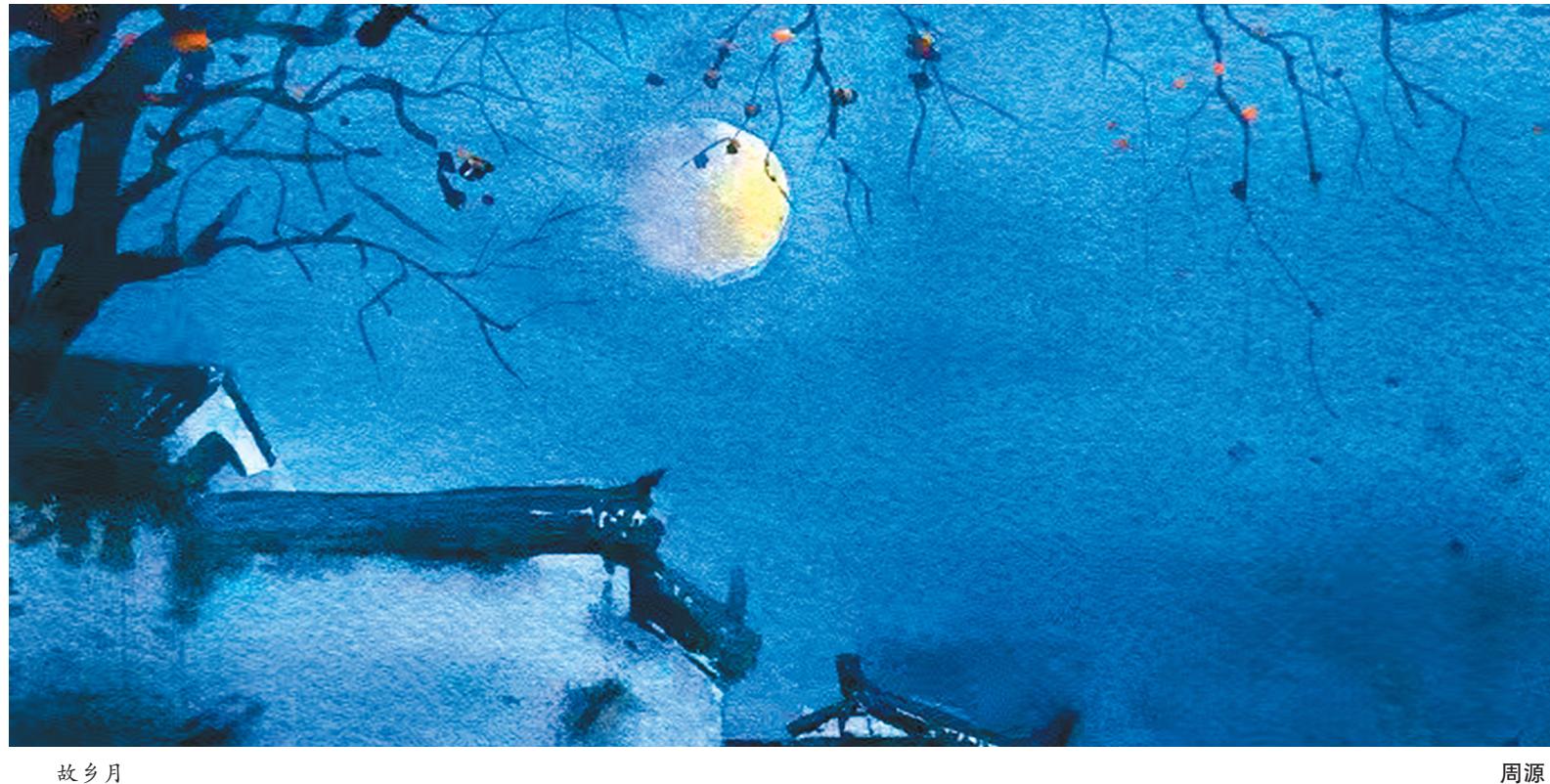
村子里最有名的莫过于“文房四宝”，村子里有一方池塘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。这口“文泉”的水，可以用于当地文人研墨。在笔架山下，挖半月形水池为砚池，砌长条石墩为墨，以田畈为纸，与笔架山呼应，称为“文房四宝”。在这样充满文化气息的古村落里，人们平添几分文采。

当你站在高处看古老的篁村，典型的徽派建筑在眼前一一呈现。白色的墙壁有些斑驳，看上去却是妥帖，呈现家的模样。黑色的瓦整齐地铺着，一排排，一幢幢，夜幕时分每一幢房子会亮起一盏温暖的灯，每一个窗口里似乎也在演绎着一个个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。我就看着、看着，似乎时光在这里就不存在了。

喜欢行走在村口的小河边，水特别清，当地的人们就在这里洗衣，木锤声声，仿佛把人带到遥远的过去。在这里，一切都是如此缓慢。悠然走在村子里，天光云影间，人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。到了夜晚，满天星斗明亮如洗，这是令人向往的地方。

在村子里，我们吃到了带着菖蒲香气的豆腐和蒸肉，听着当地阿姨给我们讲春节时村子里“板龙灯”的盛况，我们与村里的人们一起围炉喝茶、烤红薯、吸烟袅袅，直把他乡作故乡。

在篁村，生活似乎变得简单而纯粹，你可以回归自然，去看每一片茶叶，去感知身边的一切。在这个书香弥漫的小村落里，感受它散发出来的独特的美。



故乡月

周源

## 活出幸福的样子

□ 梅香生

活出什么样的样子，要看一个人的追求与心态。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，可以不择手段；有的人为追求而追求，活得并不自在，即使其人生目标达到了，也不会感到幸福；有的人从高处跌落，失去所有，留下骂名；有的人追求多元化的目标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活得明白，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。

在这方面，中国经典小说里就有现成的样板人物，一个是岳不群，一个是楚留香。

岳不群是金庸著名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人物，华山派气宗势力的掌门，号称“君子剑”，实际上他是一个伪君子。他外表文雅，给人正气凛然的印象，实则阴险毒辣，富有野心，喜欢搞阴谋诡计。为使华山派壮大，他不惜使出阴谋手段夺取林家祖传的《辟邪剑谱》，为夺取五岳掌门之位不惜以绣花针刺瞎左冷禅的双眼，遭到正派人士的联名讨伐，最终身败名裂，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在我看来，楚留香是一个游侠，一个浪漫的骑士。他来去如风，行事有自己的原则，即使是为了劫富济贫而进行的偷盗，也做得光明磊落，所谓盗亦有道。因此他才被人们称为盗贼中的佳公子。我发现，读者对楚留香多有好感，对这个

人物给予充分肯定。究其原因，楚留香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幸福时，始终都把恶的一面控制得很好，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，这一点难能可贵。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，楚留香的追求是多元的，并非为了追求而追求，因此，他活得很快乐。

两种不同的活法，高下立见，幸福不幸福一看便知。

这两部经典小说中的代表人物，其追求和表现给我们有益启示：人有很多种活法，不可能强求一律，若要活得幸福潇洒，就必须心里有自己，也要有他人，不能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同时，还要有多样的追求，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。

生活中，有些东西可能我们无法选择，但总要有自己认定的标准和应该保持的心态，有底线，不要为追求自己的幸福忘了生活的本质。

## 植物静美，各臻其好

□ 章铜胜

也需要你在与它们相处时所产生的感情和懂得珍惜、珍重和爱。我是喜爱给我很多快乐的植物的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也写过很多与植物有关的文字，虽然这些文字有些笨拙，但这些文字和文字中的植物却是我的最爱。它们是老家河岸的柳树、村外的乌柏、山岗上的松树，是老家后院的紫荆、腊梅、梔子，是校园里的水杉、昙花、紫藤，是在路上经常能看到的香樟、紫薇、马樱，是楼下的银杏、石榴、端午草，是我家阳台上的牡丹、白兰、木香和客厅里的瑞香、吊兰、茉莉，这些植物总在我的身边，它们曾经陪伴过我，至今仍以记忆的形式，常常回到我的眼前时时给我欢喜，也时时会让我有新的发现。

去年底去了一趟学校，遇上一场雪。在我最

过。秋天的傍晚，在湖堤上，一抬头看见灯光下的一树乌桕籽如繁星，我一愣，这才是最美的那株乌桕，是我用童年和少年的目光仰望了很多年的最美的乌桕。

辛夷花开的时候，我总是非常开心，因为辛夷花开了，春天也就来了。可是，去年早春猛然间看到的两株辛夷花开，却让我惊异莫名，泪流满面。那天，我从医院回来坐在公交车上，初春的阳光明媚，我的心里却正是最崩溃的时刻。车过湖边，看到窗外的两株辛夷开了满树繁花，一白一紫，花开惊心，那一刻，我在泪水中不停地告诉自己：春天来了，父亲的病一定会好起来。

植物静美，各臻其好。喜欢植物，不只是喜欢植物的静气，更喜欢植物给予的向善向美的心理，那是一切美好的开始。